

h 小調 變奏曲



• 長言谷 •

嚴詞正義不足道·嘻笑戲謔是文章

打從大一國文作文得了個「C」以後，老夫就決定從此「封筆收桿」，再也不寫他媽的嘮什子文章了。不想「時空」編輯不知從那兒打聽得這個秘密（只記得在舞會時對一個女孩子蓋過一次），竟然跑來要給老夫一個「雪恥」的機會（上帝知道他是安的黃鼠狼的什麼好心，只不過是騙不到稿件，要奶亂認娘罷）

說完，遞過來一張白紙，上面鬼畫符地塗鴉着：

四大皆空

如來萬相皆真景

菩提一根終非樹

一邊還在旁嘮叨着：

「You see，上聯射的古典力學，下聯射的量子力學，至於橫批『四大皆空』嘛 x y z t 也。」「怎樣，天才之作吧?!」「如果你們老闆不中意，我這兒還有一付候補的，來來來……」

羣閒畢集

十載寒窗難入室

我佛只渡有緣人

說真的，老夫比較喜歡第二付，尤其是橫批，嘿嘿……該貼到系圖書室

老夫本來以為天下最笨的要數「無毛猿」了，連簡單的報數都報不清，老是要重報好幾次才成，那曉得那天到電學實驗室却遇到了一個更患的傢伙——老夫的頂頭上司趙大爺的 Scalar。你道怎的，他那寶貝玩意兒的第四個 bis-table 老是和第三個報同樣的數，重報還是一樣。

老夫越來越懷疑上帝就是電子了。地球好比原子核，迹近圓形對稱（不圓是因其 Spin 之關係），上帝就是那個「無所不在」的電子。無所不在是無所

不在，但你要找祂的話却只有幾個地方「或然率」最大，那就是只有星期日才擠滿人的「教堂」，至於軌道能階的高低排列，則是依教堂建築的大小而定，愈大愈低。上帝也有一個反粒子，就是那個叫做「傻蛋」的傢伙……所以現在只要我們能證明上帝帶負電，一切不就解決了嗎？諸君其勉之。

聽說握着女孩子的手聽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奏曲，別有一番滋味。

下面這則笑話，老夫被人蓋過好幾次。

有個傢伙（忘了他叫什麼了，反正說出來你也不會認識）到阿拉斯加去旅行。有一天，天氣不錯，閒着沒事幹，就玩起『飛來去』來了。這一來，吸引了一大堆愛斯基摩人，每個都瞧得目瞪口呆。經過一次宗族會議後，有個長老模樣的人走出來，問他是否能把那「飛去又會飛回來」的玩意兒教他們。那位仁兄眨了眨眼皮說道：「是可以，不過得有個條件。」「有個條件？」「是的，將來如果有什麼人類學家到這兒，問起來的話，別告訴他有人教你們，知道嗎？」

老夫天生八字不好，十五年讀書生涯，竟先後和兩位狀元同窗，每次考試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第一件事，就是找着他們倆，先看看他們的氣色再說。如果神采飛揚，那表示寡婦死了兒子——沒指望了；如果沉默不語，那表示還有一線生機，不過還是不放心，還要拿話套套他們，否則晚上還是睡不着。

那天「小豬」提議說，應該把那些天才兒童另編一班，老夫聽後，對其天才大加讚揚了一番。如果老闆覺得這方法行不通，可以試試看把我們這些低能兒童另編一班也是可以的啦。

我說汪××這孩子實在有詐。

大夥兒正餓鬼般地叮着那由籃框彈起的大西瓜，一個個躍躍欲試的時候，突聽得他大吼一聲：「王×玉！」

幾個阿呆，居然忘了正事不辦，連呼「在那裏？在那裏？」那曉得皮球已到了人家手中。有病，有病。（完）